快乐家园

冬日板栗

□张才芳

每年春风初起时,农人们依旧会看看远山,关心板栗,更回味当下的幸福。

漫漫冬日里,炉火和食物最是温暖抚慰。巴山脚下的家乡镇坪,几乎家家的炉子都旺,户户都有野板栗。

冬夜,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聚在了家里。小城人家用电热桌取暖,女主人取出板栗,用剪刀剪开一角,放进电饼铛里烘烤。农家人抓一两把板栗,搁在火炉桌上,时不时地翻动一下。板栗散发出大自然特有的香醇,给暖融融的屋子里,掺和上甜味儿。剥掉板栗烤焦的外壳,黄灿灿的栗子泛着油光,软糯香甜,再喝一口热茶,电视剧便格外地留人。

家乡多山,山上爱长树,漫山遍野,各种各样的树,野生板栗树是其中之一。它容易活,也不挑地儿,在农家屋旁或是山顶,依山就势地生长,不出几年就枝叶茂盛,开花结果。

板栗树若是在农家屋旁,一棵、两棵地站在菜地边,地势空旷,便由了性子生长,早早地伸出枝杈,不分东南西北,也不管是否遮住了菜地,可能自信它们是有用的树吧,也可能就为了迎接我们一帮小孩子的摘采。20世纪80年代初,在巴山,温饱还是问题。小孩子没有零食,

又天性贪吃。我们家新盖的房子,果树还没来得及栽种,不远处的大板栗树比我家来得早,到了秋天,它就成了我们四姊妹的期盼。

我们四姊妹从青青的板栗毛苞就开始了试探。大板栗树总是赶紧让第一个枝干接住我们的小脚,紧拉住两只小手,用枝杈稳稳地托着我们坐下。我们连枝折下毛苞扔在地上,再从地面拾起两个石块,小心翼翼地用石块将毛苞摁住,砸开……哇,嫩黄的外壳,白胖的栗子,一切都那么崭新,像春天的蚕宝宝。哦,没熟!也不失望,有着乳白色汁水的板栗,自有一番清新风味。

再过些日子,大早醒来,发现同床睡觉的姐姐不见了,赶紧起床,往大板栗树跑去。果然,姐姐已经装了满满两衣兜的板栗,用手捂着,正得意地往回走,擦肩时说:“还有!要仔细找哦。”我瞪大眼睛,用木棍扒拉开树叶,细致又耐心,寻找一天的零食。如果清晨第一个到,就不用这么费力了,经过一夜的风吹,板栗落下,会三颗五颗躺在一个窝里。所以,偶尔发现一窝,那狂喜就如同捡到了一角钱,那时候的一角钱可以买九颗糖果呢。

那时,板栗的收购价一斤不到两角钱,却是农人们给家里买食盐、给孩子们买作业本的希望,还会算计着留下一些过年吃。板栗爱长虫,人们自有办法,将它们埋进沙子和谷子里。大年三十,取出沙子里的板栗,捉一只肥肥的土鸡,用柴火铁锅焖鸡块儿,加入板栗,再小火焖一会儿,起锅,就做成了团圆饭的主菜。鸡块鲜嫩有嚼劲,可惜总要留存部分,只舍得盛半只或者小半只鸡上桌。此时,被浓浓汤汁煨过的板栗,油滑又香软,让人回味无穷,孩子们抢得筷子直打架,当作肉来吃。来了拜年的客人,拿出谷子里的板栗当点心,它们少了水分,生吃起来柔软又清甜。

2000年开始,农人们响应国家政策,把开垦的荒地归还给山林,板栗树也跟着下了山。小城人在周末和国庆期间,一半登高游玩,一半锻炼身体,在附近的半山坡上就能捡到板栗。

每年春风初起时,农人们依旧会看看远山,关心板栗。他们大概和我一样,在遥想久远的岁月,思念逝去的亲人,更回味当下的幸福。

被唤醒的浓郁味道

□马凌

在最困顿的那段时光,奶奶的锅只能闲置在厨房,即便如此,他们依然悉心抚育了我。

奶奶有一个排的锅,一个排的编制是36个。大、中、小号,深深浅浅,双耳单柄的,铁的、陶的、砂的、瓦的,擦洗得很是干净,填塞在厨房的架子上,气势逼人。而我记忆中,厨房里很少有热火朝天的光景,每天都是清粥小菜、榨菜肉丝,偶尔一条清蒸鱼被静悄悄地端上桌。

幸亏有排骨藕汤。起居室的煤炉上常年蹲着一只大瓦罐,它迟钝地冒着泡,在20世纪70年代武汉的冬夜,是铁灰中的一点暖色。半夜醒来,看见晚班迟归的爷爷端着大碗坐在炉旁,汤泡饭是他的宵夜。我可能是被那浓郁的味道唤醒的,见我醒了,奶奶给我也盛一碗,爷爷小心地替我撒上一点白胡椒粉。这罐汤,骨头很多,肉很少,一点肉末,都在汤的下面、我的碗里。

我尚在襁褓之中,就到了爷爷奶奶身边。爷爷曾开过饭店,而彼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餐馆服务员。但他的老友们像是有一个隐秘的网络,连接起周围很多餐馆的厨房。当爷爷觉得我需要补充油水时,就拉着我的手走进某条曲曲折折的小巷,从后门直达一个活色生香的世界。这个世界是由烟与火、水汽、气味和武汉话生动泼辣的音调组成的。我还小,够不到案台,我会站在一只临时搬来的板凳旁边,板凳上一般放一大盘浓油赤酱的红烧肉,油腻腻,黏嗒嗒,香喷喷。爷爷从来没有动过筷子,他与朋友聊着天,对没有见过世面的我投以微笑。

父母从三线城市回来的那一年,我结束了吃百家馆的日子,回家上学。我发现我爱吃土豆、白菜、酸菜、萝卜,菜里所有的肉丝、肉片、肉块,我都用筷子挑出来,堆到妹妹碗里。每当妈妈委婉地表示我不必这么“懂事”时,我就顺水推舟地回答:“我吃伤了啊,我才不要吃肉!”在一个买肉还需凭票的年头,我有了一种可以让远近几个家属宿舍楼的小孩儿齐声叹气的资本:我不吃肉。

小孩子的世界缺乏比较维度,天真懵懂。直到爷爷、奶奶过世,在亲戚们的讲述中,我小时候的记忆片段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:虽然在餐饮业工作一生,爷爷只吃奶奶做的饭菜。奶奶的厨艺据说相当精湛,盖过很多名厨。在他们最困顿的那段时光,奶奶的锅只能闲置在厨房,即便如此,他们依然悉心抚育了我。

前年,父亲来我这里小住,带给我一个纸包,打开,是一只金边骨瓷餐盘。眼熟,想起是奶奶当年给我盛菜用的。以我现在的眼力,知道这是一只美国设计、日本制造、带编号的则武瓷器,从麦穗围绕“M”的商标细节看,烧造时间应该在20世纪30年代。它可能是爷爷那个饭店的最后一只盘子了。于是我懂得了,是爷爷、奶奶倾尽全力,让我在童年感觉富足。

月影孤独,此生满足

□王慧春

我喜欢孤独,因为孤独也是一种享受。

工程人,一辈子修路架桥,一生东西南北中,看山看水看夕阳。两地分居的流动生活,令大伙儿最不能忍受的是寂寞,而我却不然,安然地享受着这份如影随行的孤独。朋友都在不解地问:“你怎么度过孤独的时光?”我抬起手指向远方——几只白鹭忽高忽低地穿行,我也辨不清是不是昨日的那只;傍晚时分,又有炊烟升起,也不知道又是哪家老乡在煮香甜的晚饭;油菜花收割了,接着玉米一天一天地长高,最后在秋日被砍倒,农民们又种上了冬日的小菜……你们在四季的轮回里爱飞哪就飞哪吧;农家的饭菜再美也只能偶尔略加品尝吧;植物的呼吸一张一弛爱是哪样就哪样吧,或许你们也不喜欢我,我也不喜欢你们。我和天天可见的山水、霞光满天的夕阳做朋友总可以吧?就像李白的诗: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,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”独对青山溪水,欣然往来,在孤独中获得心神的自由。

一个人,一杯茶,一个下午,一颗静心。用两根手指捏着小紫砂杯,玲珑的美器惹人喜爱,小心翼翼地品茗,慢慢地卸下心理防备,静静品味茶香,生活的美学、生存的哲学自己独饮。太多时候人们不得不戴着面具做人,说着言不由衷的话,做着口不对心的事。遇忙里偷闲,才能和自己说说话,让心从世俗事务和人际关系中摆脱,回到自己,与自己的灵魂谈话,在茶香里邂逅内心深处的自我。每一片茶叶,都各有香气,此时的茶,于味蕾上经久不散,茶香涤尘,人心冷静,于是也更明白了前路虽漫漫,我仍要坚持走自己的路,筑自己的梦。

一轮月,一本书,一支笔,一夜美妙。月色是最轻的音乐,霜花一样轻,流水一样轻,乐声在山间起伏流淌,白晃晃地环绕。翻看桌上诗集的沙沙声清晰可见,诗中有星夜里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的浪漫;诗中有微风里“满架蔷薇一院香”的清新;诗中有深秋里“残菊犹有傲霜枝”的坚强。诗,走入了生活、步入了心海、摄入了灵魂。夜越深,月色越旷芜,也越盛大,微微闭上眼睛,不知何时已然入睡。早上醒来时分,灵感蹦出、文思泉涌,用手头的纸笔,记下几个着重的字、一个恰到好处的词,或是文章的题目和小标题。择一段完整的时间,坐在电脑前,顺着敏捷的思路吸收读过的东西,然后写作,内心孤独而温柔。一个女人和一轮月,一个人和满屋的书,一个写作爱好者和孤独。今夜有书,月影孤独,此生满足。

看山,享孤独。品茶,饮孤独。邀月,敬孤独。习惯了安静的生活,把孤独变成人生的财富。

人生感悟

我与鱼,在海底相遇

□陆锋

我从睡梦中醒来,透过舷窗往外看,下面是一望无际的汪洋——这是太平洋的上空,看来快到目的地了。

落地,入境,出关。

飞机,火车,汽车。

和歌山县地处南部,位于日本最大的半岛纪伊半岛上,这里有日本屈指可数的温泉乡——白滨町。我来时,没有樱花、没有白雪、没有烟花大会,只有樱花图案的浴衣、走路“哒哒哒”的木屐,还有无边的太平洋。

我从关西机场去往和歌山县白滨町的过程尤其顺利,一路上阳光慵懒,矮房子、遛狗的人,安逸祥和,一切都是恰恰好。初抵白滨町,尚有些茫然,左顾右盼之时,太平洋的风就这样吹来了,夹杂着轻轻浅浅的腥气,却是异常新鲜。

酒店在太平洋边上,特色是露天温泉。

我去泡温泉时已是夜晚。露天温泉使用的是上百年期间曾用来腌制和歌山南纪名产的“梅干”的“Hon-ma-mon”,这在和歌山方言中是“真货”的意思。这样的巨大木桶,又称为梅樽。梅樽“咕噜咕噜”冒着泡,热气腾腾,淡淡的、迷蒙的烟尚来不及妖娆就被太平洋的风吹散了。此时的太平洋,黑中透着蓝,蓝里掺着黑,只有几颗星星闪闪烁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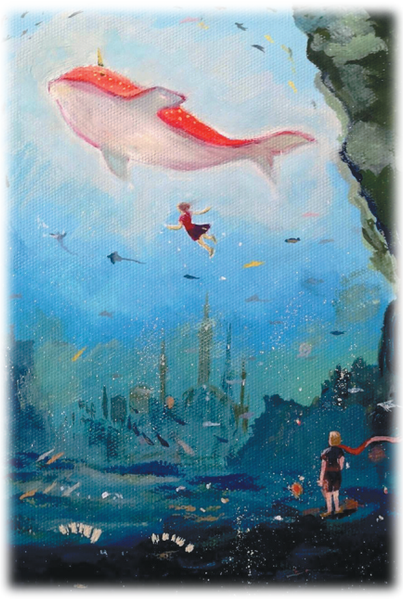
顶上悬着灯,昏黄的灯光在夜色中愈发柔和,我安静地倾听太平洋诉说它的故事。它大约是憋久了,由钟吕之声起,从低吟到高歌,从基音到泛音,从五声到十二律,从海底到我心里……一刹那的缝隙里,我听到了深海处的暗涌,模糊地呢喃,像吞噬又像呓语。

房间的落地窗外就是太平洋。天色微亮时,晨曦中的海在模糊中泛着粼粼波光,我就这样懒洋洋地躺在床上,看着天一点点变亮,远处白帆点点,天与海一样碧蓝的没有尽头。日光缓缓铺满海面,犹如把海拥入怀中,这种温暖的感觉,真好。

酒店有观景台,顺着楼梯向下,可以到达海底。只有这时,你才真正走近了这片海。海里暗藏着石礁,妖娆的海草随着浪涌撩拨着“过客”,鱼儿们就在你眼前嬉戏……你和我,人海相逢,情绪大致相仿。我与鱼,海底相遇,我目光灼灼盯着它,它却只是轻描淡写看了我一眼,而后尾巴一甩,走了。

看着鱼儿游走,我颓丧了多日的心情突然明媚了起来,大抵是鱼儿带走了我那些不好的情绪。也许,鱼儿会带着它们一路潜游,将其藏匿在海深处,暗流涌动,海底多了一道疤。而我,剥离了它们。

我在海底驻足,宛如新生。



“阳”了之后

□赵治安

真是怕处处有鬼!这不,因有大宝和二宝,妻日念八遍“小心谨慎,咱有小孩,千万不敢阳”,就这,我还是不幸“中弹”躺下。为此,妻鼻子差点气歪,她脸色很难看,但因我这几天紧跟其后,如影随行,故而她再气也没法对我大光其火。

几天前,突感身体酸疼乏力,急忙躺下,妻赶忙拿来药片让我抓紧服下,一起身感到有点头晕,并伴有轻微恶心现象,这是先前感冒所未有之症状。妻说:“坏了,你八成沾‘阳’了!”待到晚上,感到身上木木的,妻急忙测了一下体温:“38度!”为谨慎起见,儿子给我做了抗原测试,试纸条出现两条横杠。

闻此,我一下瘫软了,怎么可能呢!我的身体怎能成了新冠的温床。我一七尺男儿,器宇轩昂,况在神山昆仑多年,在青藏高原卧冰爬雪十余春秋,在国家功勋地勘队锤炼打磨四千多个日日夜夜,因而这么多年一直身体无恙,怎么在马上见到抗疫胜利曙光之际,不幸倒下。

唉!再不愿意,再不高兴还得面对现实,该吃药吃药,该休息休息。一人待在卧室,目睹四壁,半晌无语。此时此刻,我真切感受到了无奈和悲凉。

那次从高原回来,“50后”的我曾定下人生目标:今后就做一只闲适松散的高原牦牛,每天在暖阳下惬意地吃草踱步,锻炼身体。不知怎的,这个目标却一直没能做到,那么从现在起就老老实实做头猪,过几天吃饱了睡,睡起来吃的美好生活,不操心、不想事,岂不悠闲自在,妙哉美哉!

好在先前打过疫苗,这次虽沾“阳”但症状为轻型,只是初始两天先是发烧,烧退下便是全身酸痛,一晚上辗转反侧无数,彻夜难以入眠,感觉猪也不是那么好当的。看来凡事仅凭想象是远远不够的。

这几天比以往日子过得更爽。妻无微不至的周到服务那真是没的说,一会儿送饭送药,一会儿测体温敷冷毛巾,一日三餐花样不断,就这还再三声言:“想吃啥随便说,我立马给你去做。”我想,宾馆的五星级服务也不过如此。

品着一日三餐,心中满是感动。真是患难见真情。此时此刻,彼此间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另一半的重要和不可缺失。

疫情并不可怕,它使我们多了一种难得的生命体验,使我们的斗争经验更加丰富。“阳”时也不必过度惊慌,只要心态平稳,科学对待,“阳康”指日可待。

家是最小国,国是最大家。我以为,三年的抗疫便是对这句直白朴实的广告词最好的诠释。

期待下一次见面

□赵英男

平凡人生

那一瞬间有点恍惚:能找到一个理解你的笑、理解你的傻、理解你的习惯,还能默默陪伴你的人,也挺好!

由于我在人生的前23年都没有找到让我和爸妈同时满意的结婚对象,于是在爸妈的万般催促下,迫于压力把自己的微信号发给了媒人。虽然我始终倔强地不肯承认已经走到了需要相亲的地步,但正如爸妈所说——“唠唠呗,怕啥!”

晚上10点多,一条验证消息出现在微信上:“你好。”这也太没新意了吧,平平无奇的头像——一只小金毛,简单到甚至有些枯燥的朋友圈,为数不多的两张20世纪70年代那种勾肩搭背的自拍照,更可怕的是像素低得恍如隔世。虽然第一印象不是那么“感冒”,但多年的教养告诉我,最起码的礼节礼貌还是要有的:“你好,我叫赵小乐!”……

我对他没有太大的兴趣,和他谈的只是一些生活中的琐碎,上夜班又累又困的我只想尽快结束这次对话。于是我给他发去一条消息:“要不咱们见一面吧?我明天正好要参加单位的演讲比赛,你来找我,我们当面说。”

“好呀!”他好像并没有惊讶于我这个唐突的要求。于是我把见面的地点发给了他,在“睡梦”中有点忐忑地等着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
约的地点是铁路文化宫。那天早上,我在门前假装淡定,低头看着手机——我已经有些后悔了,早知道不这样唐突的见面就好了,聊不来不聊就好了嘛!他会是什么样子?万一我们没有话聊怎么办?会不会是“照骗”?

“哈喽!”当听到这句时,我抬起头,内心早

已小鹿乱跳,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。面前的这个人比照片上白许多,笑容也比照片上自然,但他的脸也是通红。于是两个脸红得像“猴屁股”的人开始了“尬聊”……

“咱们进去吧!要开始啦!”我将他安置在观众席,转身去了后台,但和他的沟通并没有停止:

“我紧张咋办。”

“加油别紧张。”

“你来我才紧张。”

“我是来给你加油的,没事的。”

演讲完毕后,我去找了同在观众席的爸妈,指了指那个他们没见过的后脑勺。

“猜那是谁?”

“谁呀?”

“这就是张啸!”

“张啸是谁?”

“昨天加微信相亲的啊!”

老爸瞪大了眼睛:“这么快就见面了?唠得行不行啊!”

“当面唠呗!一会我俩出去吃饭!”

……

从早上的铜锣湾直唠到晚上的九鲜坊,虽然认识不到24小时,但我逐渐感觉到这个男孩很可靠。中间爸妈打来电话:“咋样?不行就回家!没事!”“没逛完呢!吃烤腰子呢!”

我对烤腰子有种执念,就是每到步行街必须来上几串烤腰片。当我将面前还不太熟悉的这个男生带到摊前,他眼中闪过一丝错愕,但也笑着点了两串。迎着微寒的秋风和刺眼的阳光,我们坐在长椅上吃了起来,那一瞬间有点恍惚:能找到一个理解你的笑、理解你的傻、理解你的习惯、还能默默陪伴你的人,也挺好!

天色暗了,在笑声中我逐渐接受了这个男孩给我的欣喜。我提议道:“能喝吗?喝点?”

“喝点?行啊!”

出乎意料的是,在一次次你来我往的交流中,我发现他似乎并不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样子,从他的言语中我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的热忱。他是一个表面死板、内心火热的人,感觉他是在条条框框中努力寻找生活的乐趣。我们聊到传统相亲中的首要问题:家庭条件、社会经历和未来的期望。也许是放松的环境,也许是一天的接触,也许是酒精的作用,我们像好朋友那样聊了起来,对领导的吐槽,对工作的不满,以前的囧事趣事统统都吐露出来,聊起劲的时候还会放声大笑,直到晚上9点多才结束这次“意料之外”的见面。

回到家后,还没脱鞋爸妈就全凑了过来。

“这玩一天?去哪儿啦?说啥啦?”

“喝了点小酒,感觉还不错!可以继续考察!”

“嘚瑟!刚见面就喝!哪有小姑娘一见面就带人家吃腰子喝酒的!”

……

我并没有执着于可不可以吃腰子的问题,满脑子想的都是白天的点点滴滴,他的笑和鼓励的话语一直萦绕在我耳边,这一天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,甚至我已经有点期待下一次的见面了。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